





979229



義夫貞婦淑女之事是其意原以俟
 夫天下後世有心人之能讀之而初
 不願儉父之亦讀之也夫天下後世
 之有心人必其知文之人也知文之
 人必其知孝知義知貞知淑之人也
 彼儉父者不但不知文實不知孝如
 何孝義如何義貞如何貞淑如何淑
 則無怪乎其今日之不欲讀也儉父

第七才子書

今日之不欲讀正此書之不孝也此
 書幸而為儉父所不欲讀於是天下
 後世之有心人咸樂得而讀之也何
 也蓋天下後世之有心人固早知儉
 父所不欲讀之書其書必非神仙幽
 怪男女風流之書而必其為孝子義
 夫貞婦淑女之書也故惟儉父不欲
 讀斯有心人所樂讀也故曰此書之

幸也。

善讀書者一眼看去。便看出書中緊要處。因悟當時著書之人。亦只覷得此緊要之處。一手抓住。一口噙住。更不一毫放空。於是其書遂成絕世妙文。今觀琵琶記無一處不緊要。故無一處不妙。乃其所以妙處。只是抓住。噙得住耳。

第七才子書

卷之三

三

文章緊要處。只須一手抓住。一口噙住。斯固然矣。然使才子爲文。但一手抓住。一口噙住。則一語便了。其又安能洋洋纒纒。著成一部大書。而使讀者流連諷詠於其間乎。夫作者下筆著書之時。必現出十分文致。然後書成。而人讀之。領得十分文情。是故才子之爲文也。既一眼覷定緊要處。却

不。便。一。手。抓。住。一。口。噙。住。却。於。此。處。
之。上。下。四。旁。千。迴。百。折。左。盤。右。旋。極。
縱。橫。排。宕。之。致。使。觀。者。眼。光。霍。霍。不。
定。斯。稱。真。正。絕。世。妙。文。今。觀。琵琶。之。
中。每。有。一。語。將。逼。攏。來。一。筆。忽。漾。開。
去。漾。至。無。可。攏。處。又。復。一。逼。及。逼。至。
無。可。漾。處。又。復。一。開。如。是。者。幾。番。方。
纔。了。結。一。篇。文。字。正。如。獅。子。弄。毬。猶。

第七才子書

卷一

三

狸戲鼠。偏不便。抓住。噙住。偏有無數。
往來撲跌。然後獅子意樂。貓之意滿。
而人觀之之意亦大快也。

才子作文。有只就本題一二字播弄。
更不必別處請客者。如琵琶記喫糠。
剪髮兩篇。只就一糠字。一髮字。便層。
層折折播弄出無限妙意。如韓退之。
送王秀才序。始終只拈一洒字。爲播。

弄蘇老泉文甫字說始終只拈一水字爲播弄。豈非出神入妙之筆。琵琶記亦用此法。而其出神入妙更爲過之。

琵琶出神入妙處。不特其運意只就本題一字播弄。不必別處請客。即其運曲亦嘗就本調一腔播弄。更不多換別腔。近日填詞家每喜換腔。此皆

第七才子書

總論

因才短手。批前曲只此一意。後曲亦只此一意。意無轉變。故不得已而借換腔。以爲轉變。且不但前曲與後曲不敢不換腔。只一曲中而依本腔轉接不來。便思犯入別腔。甚至有二犯三犯者。此非其腔之多。正其筆之窘耳。若東嘉之慣用前腔。而腔同而意不同。愈轉愈妙。愈出愈奇。斯其才大

手敏誠有不可及者

琵琶文中有疑合忽離疑離忽合者
卽如幾言謙父一篇偏不寫其從謙
偏寫其語言觸忤却不料有聽女迎
親一篇陡然一悔又如寺中遺像一
篇偏不寫其相會偏寫其當面錯過
却不料有兩賢相遊一篇突如其來
大約文章之妙妙在人急而我緩之

第七才子書

卷一

五

芥子園

人緩而我急之人急而我不故示之
以緩則文瀾不曲人緩而我不故示
之以急則文勢不奇今觀琵琶其緩
處如迴廊渡月其急處如疾雷破山
其緩處如王丞相營建康多其紆折
其急處如亞夫將軍從天而降出人
意外豈非希有妙文
琵琶文中有隨筆生來隨手抹倒者

如正寫春花。便接說春事。已無有正寫夏景。便接說西風。又驚秋。正寫嫦娥。却云此事。果無憑。正寫鸞別。却云空自語。惺惺。正寫感歎。却云也不索氣。苦。正寫遺囑。却云與甚生人做主。正寫才俊。無書不讀。却云沒有一字。正寫御苑名馬。無數。却云沒有一匹。正寫杏園春宴。却云今宵已醒繁華。

夢正寫黃門待漏。却云算來名利不如閒。至於寫彈琴。却是不會彈。寫寄書。却是不會寄。寫賣髮。却是不會賣。寫築墳。却是不會築。寫山鬼。却云沒有鬼。寫松樹。却云沒有樹。寫請官糧。偏失了官糧。寫負真容。偏失了真容。寫諫父。而諫時偏諫不聽。寫迎親。而迎時偏迎不着。寫抱琵琶。而牛趙關

苟偏不用琵琶寫入佛寺而夫婦相會偏不在佛寺此皆隨筆生來隨手抹倒者也隨筆生來本無忽有隨手抹倒是有却無此中饒有禪意何必西廂臨去秋波之句始可以悟禪耶子嘗聞善奕者之言矣其言曰凡下第一着時先算到三着四着未足爲善奕也下第一着時不但算到三着四着更能算到五六七八着亦稱高手矣然而猶未足爲盡善也善奕者必算到十數着乃至數十百着直到收局而後已如王積薪夜半聽姑婦談奕不過十數着而全局已竟然則當其下此十數着時其心力眼力不止在此十數着而已在數十百着之後也人若不能算到全局而但看此

十數着則無一着不是閒着若能算到全局而後看此十數着則無一着是閒着琵琶之爲文亦猶是已嘗見其閒閒一篇淡淡數筆由前而觀似乎極冷極緩極沒要緊乃由後而觀竟爲全部收局中極緊極要極不可少之處知此者庶幾可與縱讀古今才子之文

第一才子書

總論

天

芥子園

文章有步驟不可失次序不可闕者如牛氏規奴爲金閨愁配張本金閨愁配爲幾言諫父張本臨粧感歎爲勉食姑嫜張本勉食姑嫜爲糟糠自厭張本若無才俊登程則杏園之思家爲單薄若無激怒當朝則陳情之不許爲突然若無再報佳期則強效鸞鳳爲無序若無丞相教女則聽女

迎親爲無根。若無路途勞頓。則寺中
遺像爲急遽。若無孝婦題真。則書館
悲逢爲無本。總之才子作文。一氣貫
注。增之不成。文字減之亦不成。文字
韓昌黎之雜說。獲麟解。送董邵南序。
王荆公之讀孟嘗君傳。卽欲增之。惡
得而增之。賈誼治安策。董仲舒天人
策。蘇長公上神宗皇帝書。卽欲減之。
又焉得而減之。

第七才子書

卷一

五

芥子園

最可怪者。人以西廂之十六折爲少。
而欲續之。以琵琶之四十二齣爲多。
而欲刪之。夫誠知西廂之不必續。則
知琵琶之不可刪矣。鳧脛雖短。續之
則傷。鶴頸雖長。斷之則悲。文之妙者。
一句包得數篇。則短亦非短。數篇只
如一句。則長亦非長。湯若士先生作

丹亭傳奇長至五十餘折。至今膾炙
人口。讀之不厭。其多近口。吾友梅菴
先生有讀離騷。弔琵琶。桃花源。黑白
衛等樂府數種。每種止三四折。亦復
膾炙人口。讀之不覺其少。又何獨疑
於琵琶。

琵琶書館悲逢以前之不可刪。固有
說矣。至於書館悲逢以後之不可刪。

第七才子書

卷一

三

芥子園

則又有說續西廂者。於草橋驚夢之
後。補寫鄭恒逼婚。張生被謗。雙文信
讒。見之欲嘔。固不如勿續也。不如勿
續。則其所續者。刪之可也。若琵琶本
出一人之手。本未嘗續。何容議刪。試
觀其寫牛相之別女。牛氏之別父。與
南浦囑別一篇。特特相肖。寫父之念
女。女之念父。又與蔡母嗟兒。宦邸憂

思特特相肖。讀者於此。可以通大學。絜矩之心。可以推中庸。忠恕之理。可以悟論語。不欲勿施之情。可以省孟子。出爾反爾之戒。其文之妙如此。如之何其可刪也。乃若孝子之廬墓。賢媛之守制。演劇者以爲不祥而刪之。在演劇者則可耳。每見村學究。教子弟讀書。則讀尚書。不欲讀。顧命。讀戴禮。不欲讀。喪記。彼不過爲應童子試計。何嘗爲讀書計。夫以有心人而讀五經。必不同於村學究。然則以有心人而讀琵琶。又豈同於演劇之梨園也。

天下最冤者。莫冤於古人之文。被後人改壞而訛以傳訛。竟曰古人之文。本如是。良可痛也。如唐詩關山同一

點而村學究乃改點字爲照字又如
獨遊亭午時而或則改午字爲子字
豈非點金成鐵耶琵琶俗本之誤往
往有類此者今悉依家藏元本訂正
一雪古人之寃

作文命題最是夏繁題目若好便使
文章添一倍光采若題目不甚好則
文章雖極佳畢竟還有可議處如批

第七才子書

總論

三

芥子園

評水滸傳者雖極罵宋江之權詐而
人猶或以爲誨盜批評西廂記者雖
極表雙文之矜貴而人猶或以爲誨
淫蓋因其題目不甚正大也今琵琶
記文章旣已絕佳而其題目又極正
大讀者其又何議焉

予嘗謂西廂記題目不及琵琶記因
思水滸傳題目不及三國志水滸傳

寫。崔。持。肅。聚。之。事。處。處。驚。人。不。如。三。國。志。寫。帝。王。將。相。之。事。亦。復。處。處。驚。人。且。水。滸。所。寫。崔。持。肅。聚。之。事。不。過。因。宋。史。中。一。語。憑。空。捏。造。出。來。既。是。憑。空。捏。造。則。其。閒。之。曲。折。變。幻。都。是。作。者。一。時。之。巧。思。耳。若。三。國。志。所。寫。帝。王。將。相。之。事。則。皆。實。實。有。是。事。而。其。事。又。無。不。極。其。曲。折。極。其。變。幻。便。使。捏。造。亦。捏。造。不。出。此。乃。天。地。自。運。其。巧。思。憑。空。生。出。如。許。奇。奇。怪。怪。之。人。因。做。出。如。許。奇。奇。怪。怪。之。事。也。昔。羅。貫。中。先。生。作。通。俗。三。國。志。共。一。百。二。十。卷。其。紀。事。之。妙。不。讓。史。遷。却。被。村。學。究。改。壞。予。甚。惜。之。前。歲。得。讀。其。原。本。因。爲。校。正。復。不。揣。愚。陋。爲。之。條。分。節。解。而。每。卷。之。前。又。各。綴。以。總。評。

數段且許兒輩亦得參附末論其贊其成書既成有白門快友見而稱善將取以付梓不意忽遭背師之徒欲竊冒此書爲已有遂致刻事中閣殊爲可恨今特先以琵琶呈教其三國一書容當嗣出

予今日之得以琵琶呈教也實我先

大人之遺惠也猶記孩提時先大人

第七才子書

卷一

音

芥子園

輒舉古今孝義貞淑之事相告及稍識字卽禁不許看稗官亦并不許看諸傳奇而琵琶記獨在所不禁以其所寫者皆孝義貞淑之事不比其他傳奇也大人旣不禁我看我因得時時看之愈看愈覺其妙因大歡喜之而今乃得自以其幼時所歡喜者出而就正於四方君子也然則昔者我

先大人於諸傳奇中而獨許我看琵琶記其愛我不甚深哉我今願遍告天下父兄子弟須知琵琶記並不是傳奇人家子弟斷斷不可把琵琶記來當作傳奇看人家父兄尤斷斷不可誤認琵琶記爲傳奇而禁其子弟使不得看也

予之得見琵琶記雖自幼時然爾時

第七才子書

卷論

善

芥子園

不過記其一句兩句吟咏而已十六七歲後頗曉文義始知其文章之妙乃至如此於是日夕把玩不釋於手因不自量竊念異日當批之刻之以公同好不意忽忽三十四年而此志未遂蓋一來家無餘資未能便刻二來亦身無餘閒未暇便批也比年以來病目自廢掩關枯坐無以爲娛則

仍取琵琶記命兒輩誦之而我聽之
以爲娛。自娛之餘。又輒思出以公同
好。由是乘輿粗爲評次。我口說之。兒
輩手錄之。旣已成帙。將徐爲剞劂。計
然自愧愚淺之見。不足爲古人增重。
亦未敢信今人之必有同好也。今夏
之杪。蔣子新又偶過子齋於案頭。檢
得此書。展看一過。卽撫掌稱歎。以爲
聲山氏誠高東嘉之知己矣。且琵琶
一書。得此快評。直爲孝子義夫貞婦
淑女別開生面。是不特文人墨士。廳
前燈下。所不可少之書。而亦深閨繡
閣。粧臺鏡側。所不可少之書也。盍急
壽之梨棗。使四方能讀書之人。每人
各攜數帙。以歸。除留自玩。與留備友
人借觀外。一付塾師。以誨弟子。一付

第七才子書

總論

美

芥子園

保母以誨女子。俾皆有所觀法。則爲朝廷廣教化。美風俗。功莫大焉。予感其言。卽進梓人。而以斯言告之。梓人亦以斯言。故遂不日而竣役。予因嘆高東嘉琵琶記。與羅貫中三國志。皆絕世妙文。予旣皆辨之。則皆欲刻之。以公同好者也。而一則遭背師之徒。而中閣一則遇知音之友。而速成。嗚呼。古人之書。誠望後人之能讀之。而一人讀之。尤望與天下之人共讀之。乃或能卽與其讀。或不能卽與其讀。其間豈亦有幸有不幸乎。夫予固不足論。獨念羅貫中。何不幸而遭彼背師之徒。高東嘉。何幸而遇此知音之友也。琵琶記。雖是絕世妙文。然今旣習見。習聞天下。當已無人不讀。不知却是

並未會得讀也。卽有一二有心人亦嘗評之論之。但評之未詳。論之未悉。天下人終有不能讀者。我今更評之論之。庶幾與天下之人共讀之。

所謂有心人評之論之者。如王鳳洲湯若士徐文長李卓吾王季重陳眉公馮猶龍諸先生是已。人試觀諸先生評論在前。則知予今日之贊美琵琶記非出臆說。亦唯觀諸先生評論在前。方知予今日別出手眼。非故有所蹈襲前人也。謹承輯前賢評語列之如左。

前賢評語

王鳳洲先生曰。南曲以琵琶爲冠。是一。道陳情表讀之。使人酸歎欲涕。又曰。琵琶記四十二齣。各色的人各

第七才子書

琵琶記

美

芥子園

色的話頭。拳脚眉眼。各肖其人。好
醜濃淡。毫不出入中間。抑揚映帶。
句白問答。包涵萬古之才。太史公
全身現出。以當詞曲中第一品。無
愧也。

又曰。你爹娘倒教別人看管。此語叅
入情。按世態。淋漓嗚咽。讀之一字
一淚。却乃一淚一珠。

第七才子書

卷一

五

芥子園

又曰。縱然錦衣歸故里。補不得你名
行虧。蔡母立一宗公案。自作勳語。
判盡了詞人刀筆。

又曰。絳羅深護奇葩小。乃單語中巧
語。巧在一小字。

又曰。琵琶記當以蔡母嗟兒一篇為
霓裳第一拍。看他語語刺心。言言
洞骨。絕不閒散一字。半八雍門之

琴半入漸離之筑。淒淒楚楚。鏗鏘鏗鏘。庶幾中聲起雅。

又曰。幾回夢裏。忽聞雞唱。忙驚問。錯呼舊婦。同候寢堂上。這般恍惚。心緒似夢似醒。若有若無。舌底模糊。道不出處。却寫得朗朗悽悽。真乃筆端有舌。

又曰。吾友胡元瑞云。琵琶記中秋望

第七十

子畫

卷一

學

芥子園

月一篇肌肉太豐。似乎詞勝。意不勝。予曰。不然。如萬點蒼山。何處是修竹。吾廬三徑。又如深閨思婦。怪他偏向別離。明骨肉何嘗不相稱耶。

又曰。縱認不得是蔡伯喈。昔日的爹娘。須認得是趙五娘。近日的姑舅。苦口苦心。憑三寸筆尖。寫來自足。

碎人心腸。子嘗悶坐齋頭。極想此二句。欲翻案作數語。畢竟他情到詞到。不容人再着筆。只得學坡公之讓退之獨步也。

又曰。爹猶念女。怎教他爹娘不念孩兒。金針刺入膏肓。與你爹娘倒教別人看管。都只在舌頭上畧下轉機。高老慣弄此舌。

第七才子書 卷一 聖 芥子園

又曰。琵琶記兩賢相邁。一篇幻設婦女之態。描寫二賢媛心口真假。真立談間而涕泣感動。遂成千載之奇。便即鄭生一朝說下齊七。十餘城。從太史公筆端描出。言猶在耳。

又曰。吾友胡元瑞嘗笑蔡中郎大不幸。流離困苦。一生千載後又被高

東嘉汚巖編其再婚牛氏遂爲里巷唾罵無已時今讀曲中衆所誚人所褒之句恨不浮三大白亟醉蔡中郎地下

湯若士先生曰琵琶記從頭至尾無一句快活話讀如此傳奇勝讀一

部離騷

又曰琵琶記都在性情上着工夫並

第七才子書

前賢評語

望

芥子園

不以詞調巧情見長

又曰天下布帛菽粟之文最是奇文但不足以悅時目耳然有志著書人豈肯與時日作緣者東嘉此書不特其才大其品亦甚高

又曰文之妙者不肯說鬼說夢然文之妙者又偏會說鬼說夢若左邱司馬是已今看琵琶記感格墳成

一篇將沒作有翻正爲奇明明說
鬼說夢都又不是認真說鬼說夢
正是弄丸承蜩令人無可捉摸

徐文長先生曰琵琶一書純是寫怨

蔡母怨蔡公蔡公怨兒子趙氏怨
夫婿牛氏怨嚴親伯喈怨試怨婚
怨及弟殆極乎怨之致矣詩可以
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琵琶有

第七才子書

前賢評語

聖

卷十

焉

又曰黯然銷魂者唯別而已矣唐人
多朋友送別之詩元人多夫婦惜
別之曲然寫朋友送別慷慨悲壯
能令人增長意氣若寫到夫婦惜
別縱使極情盡致不過男女纏綿
之私已耳琵琶高人一頭處妙在
將妻戀夫夫戀妻都寫作子戀父

第七才子書

卷一

賢媛

芥子園

母婦戀舅姑如南浦一篇始之以親在遊怎遠而終之以歸家只恐傷親意此其不淫不傷發乎情止乎禮義者也不然為男子者出門惘惘有離別可憐之色可嗔顧婦子語刺刺不休便不成丈夫為女子者全不注意功名為良人勸駕只念衾寒枕冷牽衣涕泣便不成

又曰琵琶有囑別之文西廂亦有囑別之文而西廂之文之妙固在囑別之前從前寫得鶯鶯極其嬌雅極其矜貴蓋惟合之難故離之難耳若只寫長亭送別一篇文字便沒氣骨然仔細看來西廂囑別之文畢竟只寫得男女纏綿之私畢

竟還遜琵琶一着

又曰琵琶記才俊登程一篇摹寫旅况丹青所不及

李卓吾先生曰元曲崔蔡二奇桓文遞霸近人徃徃左袒琵琶以其有裨風化如發端便主甘旨猶之唐詩李杜二家亞李首杜謂存三百篇遺意

第七才子書

前賢詩話

望

才子

又曰爲着一領藍袍落後五絲班衣艷色逼人不着古今花草却又不減花草

又曰孝經曲禮早忘了一段禪諦正不在多直舉半偈

又曰相遭際暮年姑舅薄情夫婿是古天竺先生提鉢向壁間說苦行禪半偈便了却千言萬語不了

又曰予嘗聽人說琵琶記多了金閨
愁配一段。然有這段纔無滲漏。乃
避其虛而故實之。有左邱太史之
致。

又曰糟糠自厭一篇字字本色不失
古樂府韻調。

又曰糟糠自厭代嘗湯藥祝髮營墓
數條當識其規。獲特創無古無今。

第七才子書

前賢詩話

吳

芥子園

在傳奇中高出一頭地。

又曰琵琶記大率一篇各設一象如

剪髮一篇。主一髮字。發出許多意

思。入巧入細。我疑文人頭髮亦是

空慧的。

又曰金釵十二行。牛僧孺事也。東嘉

用之於漢前。蓋詞人調弄筆頭不

復暇計漢唐。譬之王維雪裏芭蕉。

漢調盡理無礙畫趣

又曰池心中愛子指望功名遂他眼
下無兒因此埋怨你二句排偶平
和其怒不驟不躁至今使人聽之
猶覺口角甜和

又曰俗傳東嘉初作琵琶以蔡中郎
為不忠不孝後夢中郎謂之曰子
能壞我於懿行乎願陰為報夢覺

第七才子書

子書

賢評語

聖

芥子園

此功為全忠全孝予謂是未必然
無正家嘉書既成悔其誣誣之非
故作此語以自解也中郎如果有
靈鏡不照如六丁神挾雷電而下
一取書去亦當如犀渚魘魅直以
門明不相及叱之豈至如兒女縮
作今憐語耶亦足供談林中一
大噱

王季重先生曰。西廂易學琵琶不易學。蓋傳佳人才子之事。其易於悅目。傳孝子賢妻之事。其質樸難於動人。故西廂之後有牡丹亭。繼之琵琶之後。難乎其爲繼矣。是不得不讓東嘉獨步。

又曰。琵琶曲中觀字頗多。若必欲勉強刪去。將原本改壞。便不成文字。

第七才子書

前賢詩話

吳

芥子園

矣。夫詩言志。歌永言。既不成文字。又何以成歌曲耶。

又曰。琵琶原曲多爲後人改壞。不特曲爲然也。卽白中亦有之。如雖可拋兩月夫妻俗本。將雖字改作豈字。又如難道各人自掃門前雪。俗作削去難道二字。豈非點金成鐵手。

又曰人道琵琶無艷曲試看琴瑟荷
池中秋望月兩篇何嘗不艷

陳眉公先生曰人有一勺不需而多
酒意者淡而有味故也有一筆不
染而多畫意者淡而有致故也
有一偈不參而多禪意者淡而有神
故也妙人如是妙文何獨不然
琵琶之文淡矣而其有味有致有神

第七才子書

前賢詩評

完

芥子園

正於淡中見之

又曰鍾伯敬論詩每至妙處便云清
空一氣如話我於琵琶亦云

又曰西廂琵琶譬之畫圖西廂是一

幅着色牡丹琵琶是一幅
花西廂是一幅艷粧美人琵琶
是一幅白衣大士

又曰琵琶曲俱自然合律而不

所縛。最是縱橫如意之文。

馮猶龍先生曰。先儒有言。讀諸葛亮

出師表而不下淚者。必非忠臣。讀

李密陳情表而不下淚者。必非孝

子。今當更二語曰。讀王鳳洲鳴鳳

記而不下淚者。必非忠臣。讀高東

嘉琵琶記而不下淚者。必非孝子。

又曰。傳奇中插科打諢。俗眼所樂觀。

第七才子書

麟賢評語

辛

才子圖

名手所不屑。今之演西廂者。添出

無數科諢。殊覺傷雅。而實則原本

未嘗有也。西廂且然。况琵琶乎。高

老自言。休論插科打諢。彼固不屑

以科諢見長。

又曰。琵琶曲多借韻。如真文借用庚

青。先天借用寒山之類。此在善歌

者。審其本韻。以何為主。將借韻收

入本韻唱之可耳。夫曲之有韻亦如詩之有拈。李杜詩多有不拘拈者。今人作曲未嘗失韻而曾不及東嘉之萬一亦如作詩未嘗失拈而曾不及李杜之萬一也。

又曰詩止平仄二聲。曲則於仄聲內又必辨上去入三聲。有上去入可通用者。亦有上去入不可通用者。

第七才子書

卷一

至

芥子園

如應用去而用入則不合腔。應用上而用去則不起調。又有入聲可借作平聲者。亦有不借作平聲者。如一樣兩入聲字而一作平一不作平。各自不同。不得錯認。諸如此類。頗費填詞者之經營。獨琵琶記隨筆寫去自然。特文字任音律尤佳。尤爲南曲之允。

以上前賢評語。章章如是。而予更有
所論次者。舉其引端之旨。而暢言之。
又舉其未發之旨。而增補之者也。予
因病目不能握管。每評一篇。輒命
兒執筆代書。而尚兒亦時有所參論。
又復有舉予引端之旨。而暢言之。舉
予未發之旨。而增補之者。予以其言
可採。使亦附布於後。以質高明。

第七

才子書

卷一

五

芥子園

參論

毛序始曰琵琶記篇首標題云。全忠
全孝。蔡伯喈。予竊疑焉。生不能養。
死不能葬。可謂孝乎。辭官不得。日
日思鄉。將國爾忘家之謂何。而名
之曰忠也。俗傳東嘉以夢警之。故
乃改不忠不孝。爲全忠全孝。今觀
其文。何嘗是全忠全孝。意者未曾

改文字只改得題目耳。若果會改文字，則其書中不應復有無數罵伯喈文字。如縱然錦衣歸故里，補不得你名行虧，是借蔡母口罵之。怨只怨蔡伯喈不孝子，是借蔡公口罵之。思量薄幸人，辜奴此身，是借趙氏口罵之。撇父母拋妻不保，三不孝逆天罪大，是借張公口罵之。笑伊家短行無情忒甚，是又借牛氏口罵之。猶未已也。其自言曰：不觀親負心的薄倖郎，又云似我會讀書的，倒把親撇漾。又云撇却糟糠妻下堂人，罵之未足，又復自罵其文字如此。故知其未曾改也。然有罵處，隨有勉強幹旋處，罵之所以刺王四之負心，幹旋之所以。

第七才子書

卷論

董

芥子園

望王四之補過深其文者借蔡邕以罵王四易其題者終不敢以王四誣蔡邕也

又曰文章不曲折則不妙西廂記張

生終得與鶯鶯配合全賴紅娘之力乃妙在鶯鶯偏要瞞着紅娘琵琶記趙氏再得與伯喈團圓全賴牛氏之賢乃妙在伯喈偏要瞞着

第七才子書

卷一

論

芥子園

牛氏其曲折處正是一樣筆墨然鶯鶯瞞紅娘紅娘不曾猜破却是張生道破伯喈瞞牛氏伯喈不曾當面說破却彼牛氏背地聽破一樣筆墨又是兩樣文法

又曰吾友蔣新又嘗云文章但有順而無逆便不成文章傳奇但有歡而無悲亦不成傳奇誠哉是言也

然所以有逆有悲者必用一人從中作鯁以爲波瀾如西廂有崔夫人作鯁琵琶有牛丞相作鯁乃夫人作鯁是頓婚丞相作鯁是逼婚夫人頓婚到底頓不成丞相逼婚竟逼成了同一波瀾而琵琶文法又變

又曰琵琶曲多有連用前腔者此詩

第七才子書

卷一

十一

芥子園

經文法也詩經每篇幾章章幾句往往後章與前章後句與前句更不改換中間只畧易一二字便覺前後淺深不同琵琶之曲亦猶是爾

又曰西廂北曲無合前之體而琵琶南曲多有合前者此亦詩經文法也如漢之廣矣不可詠思江之永

矣。不可方思。又如懷哉懷哉。曷曰
予還歸哉之類。每章結尾。只是一
樣。可語。更不改換一字。此蓋風人
所注意者在此。故不覺言之重。詞
之複。再三唱歎。以足其意。琵琶之
曲。亦猶是爾。

又曰。琵琶曲中。所謂言之重。詞之複。

再三唱歎。以足其意者。如高堂稱

第七才子書

卷一

美

芥子園

慶一篇連歌。其祝眉壽。正爲自此
以徃。祝壽不可復得。故於此頻頻
道之。又如琴詠荷池一篇。連歌清
世界。幾人見。是言對景爲歡者。能
有幾人見。苦樂不同。正打動孝子
思家之意。故言之重也。又頻歌曰
不覺暗中流。年換見光陰。易去省
親無時正。打動孝子愛日之誠。故

詞之復也。又如中秋望月一篇。頻歌曰：年年此夜，人月雙清。此在牛氏眼中，見爲人與月俱圓，而伯喈意中，則人正有不能與月俱圓者。故再三唱歎，以寄懷也。又如拐兒給誤一篇。頻祝曰：一家賀喜，只說他日再相見。聽女迎親一篇。頻祝曰：耳聽好消息，相逢處好筵席。寺中遺像一篇。頻祝曰：龍神護持，護持他登山渡水，正以後來不得再相見。無好消息，無好筵席，並不能登山渡水，故連歌之以反襯。後文蓋唯有前之祝，愈覺後之悲。必如是而文情始足也。乃若廬墓一篇。頻歌覩真容，形衰貌枯，想靈魂悲咽痛苦，則以墓中之人，其形容不

第七才子書

卷一

七

芥子園

可復觀可觀者唯真容耳。故對墳墓。不得不復覽真容。此皆從孝子心坎中摹寫出來。至於末篇頌歌。曰。料天也會相憐憫。此則一部書之大結穴也。何也。一部書首篇便有付之天也。俟命于天。謝天相佑等語。中間又有天付與天須鑒天降災。天憐念。復把蒼天禱天。教夫婦再和諧。問天天怎生結果。無數天字。于是終篇亦頌呼天字。以總結之。夫歷山之淚。號泣于父母。必號泣于旻天。孝子能事親。必能格天。故琵琶以天始。以天終也。嗚呼。一傳奇耳。而始終稱天。以大其辭。亦有如尚書二典三謨之始於欽。若昊天而終于勅天之命。中庸三

十三。章。之。始。於。天。命。之。謂。性。而。終。于。上。天。之。載。者。然。則。琵琶。一。書。又。安。得。以。傳。奇。目。之。哉。

又曰。琵琶。文。中。寫。時。序。先。後。一。筆。不。

亂。如。臨。耕。感。歎。一。篇。先。云。羅。襟。淚。漬。錦。被。羞。鋪。此。整。襟。撚。帶。推。被。起。床。之。時。次。云。綠。雲。懶。去。梳。鏡。鸞。羞。自。舞。此。方。是。臨。粧。理。髮。對。鏡。整。容。

第七才子書

卷一

堯

林子開

之。時。後。云。輕。移。蓮。步。堂。前。問。舅。姑。然。後。是。梳。粧。已。畢。問。寢。高。堂。之。時。又。如。夢。繞。親。闈。一。曲。先。云。重。門。半。掩。黃。昏。雨。是。寫。黃。昏。次。云。枕。邊。萬。點。思。親。淚。伴。漏。聲。到。曉。方。歇。然。後。從。黃。昏。寫。到。五。更。次。云。慵。臨。青。鏡。頓。添。華。髮。然。後。又。從。五。更。伏。枕。寫。到。天。明。照。鏡。又。如。琴。詠。荷。池。一。篇。

第七才子書

子書

卷一

卒

芥子園

先寫晝長日永。是天正午。次寫晚來雨過。是天已晚。次寫新月一鉤。是天將暝。次寫玉漏催銀箭。是夜已闌。又如中秋望月一篇。先云誰駕玉輪來海底。是月初起。次云十二闌干光滿處。是月正午。次云斗轉星橫。是月已斜。此皆逐篇中之次序也。若總全部而計之。如朝來峭寒輕透。是寫早春。然後再寫清明時候。然後再寫風光正暮春。然後再寫坐對南薰。然後再寫秋容光淨。然後再寫黃葉飄飄。然後再寫大雪。係悽楚。雖不必在一年之中。而自春而夏而秋而冬。寫來亦復循循有序。嘗讀五才子書。將寫六月生辰綱。便先于說三阮時寫

阮小五鬢邊一朵石榴花。用筆最
閒細。竊怪今人作文。胡亂下筆。前
不顧後。後不顧前。想其讀古人文
章。草草看過。故自己下筆。亦草草
耳。

又曰。琵琶將寫長空萬里。先寫楚天
雨過。亦如將寫新月一鈎。先寫晚
來雨過。蓋以月在雨後。分外皎潔。

第七才子書

卷一

空

芥子園

故寫月必從雨後寫之。然夏月不
如秋月。初生之月。不如既滿之月。
長空萬里。舍花而獨寫月者。意專
在乎月也。新月一鈎。因荷香而旁
及之。是寫花而帶寫月者。意不在
乎月也。不惟意不在月。且亦不在
在花。夫豈不在花。又不在月。則荷
池一篇。意將安屬。日前之注意在

琴而後之。注意在枕與扇。借琴以寫其念妻之情。借枕與扇以寫其思親之志。如是而已。唯後之注意在枕與扇。故于前文先寫夢到家山。先寫簾展湘波。紈扇冷。又于丑淨口中寫打扇。寫上眠床。以引起之後。交又連寫數眠字。數風字。以映帶而襯染之。唯前之注意在琴。故篇首先寫翠竹敲風聲。以引起之後。幅又寫棋聲以陪之。又寫雨過聲。輕雷聲。柳中新蟬聲。菱歌唱晚聲。玉漏聲。笙歌聲。以宕洩而掩逗之。其用筆廻環交互。精妙如此。豈非才子之文。

又曰。嘗讀唐人詩。有一首之內。而上下迥別者。如越王句踐破吳歸。義

士還家盡錦衣。宮女如花滿春殿。
只今唯有鷓鴣飛。上三句何等熱。
鬧末一句何等悲涼。又如魚鳥猶
疑畏簡書。風雲應爲護儲精。二語
何等聲勢。忽接云徒勞上將揮神
筆。終見降王出傳車。何等掃興。又
如千門柳色垂青鎖。三殿花香入
紫薇。何等華麗。末乃云官拙自悲
頭白盡。不如巖下掩荆扉。何等涼
淡。又如欲取燕城作帝家。錦帆應
自到天涯。忽接云于今腐草無螢
火。終古垂楊有暮鴉。前二語何等
雄壯。後二語何等慘寂。諸如此類
未可枚舉。而琵琶文中亦多用此
法。試觀十載親燈火。一曲上牛似
豔科。目下牛忽樂。隱淪鳳凰池。上

第七才子

子著

卷一

奎

芥子園

第七才子書

卷一

詩

下

歸環珮一曲。上半是丞相罷朝。下半是老叟獨歎。官居宮苑。一此上。半是侍臣隨駕。下半是高。一林。月淡星移。曲上半是早朝侍漏。下半是客邸思家。此等筆法。正與唐詩相類。者也不但此也。唐詩有卽兩句內而上下迥別者。如蜀主窺吳向三峽。崩年亦在永安宮。又如千尋鐵鎖橫江岸。一片降旗出石頭。上句皆極其雄。下句皆極其憊。又如高館張燈酒復清。鐘鳴月落鴈歸聲。只言黃鳥堪求侶。無那春風欲送行。第一句似喜。第二句似悲。第三句又似喜。第四句又似悲。如此之類。亦不可枚舉。而琵琶文中又往往有之。試觀才俊登程。

第七才子書

卷一

七

芥子園

一篇雲梯月殿圖。貴顯水宿風餐。莫厭貧。上句熱。下句寒。思鄉遠。愁路貧。肯如十度謁侯門。行看取。朝紫宸。鳳池鰲禁聽絲綸。是又上語。寒下語。熱此等用筆。又與唐詩相類者。也不但此也。唐詩又有卽一句內而上下迥別者。如同首可憐歌舞地。歌舞本是樂事。乃上着回首。可憐四字。便黯然銷魂。又如露冷蓮房墜粉紅。蓮房粉紅字。本極香艷。乃着一冷字。墜字。亦便黯然銷魂。又如暎階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鸝空好音。碧草春色黃鸝好音。豈非羨麗字樣。而着一自字。空字。便覺神情蕭索。又如翠華想像空山外。金殿虛無野寺中。翠華金殿

十分尊貴。野寺空山十分荒涼。乃
并在一句。又着虛無想像字。令人
愴然傷懷。如此之類。亦復不可枚
舉。而琵琶文中。又往往有之。試觀
宦邸憂思一篇。其云悲傷鷺序鷓
行。鷺序鷓行之上。着悲傷二字。甚
奇。又云怨香愁玉。香字玉字上。着
愁字。怨字甚奇。又云把歡娛翻成
悶腸。歡娛與悶腸並說。甚奇。至于
新人鳳衾和象牀。可謂最樂。而上
着依然二字。其辭若有憾焉。則又
其奇。乃其所尤奇者。閃殺。人花燭
洞房。愁殺我。掛名金榜。洞房金榜
之上。忽着閃殺。愁殺等字。此從來
未有之創句。卽唐詩中亦不可易
得。今人熟唱琵琶等閒看過。故不

第七才子書

卷一

論

奕

芥子園

覺其新異耳。夫操縵者將爲人解
慍。則寫虞室之琴。將使人墮淚。則
奏雍門之瑟。若欲以虞琴與雍瑟
雜彈。必不能矣。染翰者將寫嚴寒
則繪北風之圖。將寫炎暑則描雲
漢之象。若欲以北風與雲漢並畫。
必不能矣。薦味者將爲人養生。則
調甘館之鼎。將爲人去病。則進苦
口之劑。若欲以飴甘與茶苦交陳。
必不能矣。獨有文人之筆。可於悲
中見喜。可於喜中見悲。可於冷中
寓熱。可於熱中寓冷。可於苦中得
甘。可於甘中得苦。予初不信。乃於
唐詩信之。今於琵琶愈信之也。
又曰。琵琶記曲白中極閒處。都有針
線。如選士一篇。試官口中誇稱長

安富貴。却只將食味來說。是正與
陳留饑饉。蔡家缺食。里正奪糧。孝
婦喫糠等事。作反襯。又如寫牛氏
富麗。却云金鳳斜飛。髻雲蠹。又云
起來携素手。髻雲亂。又云香霧雲
鬟。是正與五娘臨粧。感歎剪髮賣
髮等事。作反襯。寫伯喈及第。却云
布袍脫下。換羅衣。又云嫦娥剪就
綠雲衣。又云荷衣穿綠。又云紫羅
襪。白玉帶。是正與五娘之典賣衣
衫。寸絲不掛。蔡公蔡母之衣衫。做
垢穿着。破損衣衾。作反襯。至若首
篇有連理芳年。烏飛兔走之語。于
是中間亦有隔牆花。強攀做連理。
與連理無旁枝。廝趕的。背狐兔等
語。以映帶之。而未篇便以連枝異

第七才子書

卷一

亮

芥子園

木白兔如馴雙結之此皆極閒中有針線處讀者勿忽爲閒筆而不尋其針線之所伏也

又曰讀南浦囑別一篇至蔡公蔡母下場詩定當墮淚蓋親與子自此一別終天不再會矣或曰蔡公蔡母本皆子虛烏有奈何認真爲之淚落耶曰其事雖本未有之事而

第七才子書

卷一

堯

芥子園

其情則至不堪之情也凡人于難爲情之處而不動念者其人非大解脫人必極忍心之人

又曰人謂西廂寫佳人才子琵琶寫孝子賢妻我謂琵琶之寫孝子賢妻何嘗不是佳人才子伯喈沉酣六籍貫串百家固是曠世逸才卽趙氏寒門素質知音樂翰牛氏繡

幕奇葩通詩達禮豈非絕代佳人
蓋自古及今真正才子必能爲孝
子義夫真正佳人必能爲賢妻淑
女或疑文人往往無行才女往往
失節東嘉之作琵琶記正欲爲天
下佳人才子一雪斯言耳

又曰琵琶記寫伯喈讀真容題詞
然曰句句道着下官我因想王四

第七才子書

總論

下

芥子園

當日見了琵琶記定當作此語且
不獨王四然也凡天下後世負心
人見了琵琶記當無不作此語故
琵琶一書必真正佳人才子方肯
讀彼不孝不義不賢不淑之人決
不肯讀

又曰琵琶記雖有所托諷而作然不
過朋友規諫之意耳至於朝廷之

第七才子書

上。天。子。之。尊。初。未。敢。一。語。稍。涉。譏。刺。也。觀。其。首。篇。第。一。曲。便。稱。風。雲。太。平。日。其。中。篇。又。云。太。平。時。卓。書。已。同。干。戈。盡。戢。文。教。崇。又。云。時。情。莫。報。君。恩。有。又。云。乾。坤。正。玉。柱。擎。天。又。何。用。在。至。卷。末。仍。以。玉。燭。調。和。聖。主。垂。衣。作。結。其。尊。奉。朝。廷。頌。揚。天。子。可。謂。至。矣。天。下。後。世。之。著。書。立。說。有。皆。當。以。此。為。法。

康熙丙午

雍正乙卯春日七旬灌叟程自莘氏

較刊于吳門記課花書屋

別號松園



蘇州閶門外土津橋下塘西山廟前藏板

